



责编/张辉东
美编/吴志立
校读/肖应林

写给父亲 (外一首)

王权

那不安,叫不出名字
却一日,沉过一日
像一枚失准的钟锤
夜夜锲进心口

屋内,风在游走
不敢轻拂你沉重的喘息
黑夜张开的羽翼
也凝然,不敢扇动

这醒不来的梦里
不安,正磨着自己的刃

前方,山坳低伏着
像一列永远不会
愈合的切口
而我陪你,一次又一次
翻越它

那个黑夜
泪水扣动了扳机
阳光轰然倒下
来不及开的花,与一些
未完成的麦子
一同塌陷

山川裂了
那几缕还没起身的炊烟
也裂了

星夜兼程的兄弟
眼眶腌红月亮
站在金家河村口
翻遍全身
对不上那空锁眼

萧≡相诗会

前不久,一次在外面吃饭,大家边吃边聊。有人抱怨,晚上老是被骚扰电话吵醒。一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得意地说起他的手机设置:半夜十二点后,只有他爸妈和单位一把手的电话才能打进来。

另一位朋友放下饭碗,沉默了一会儿,说他好多年没有晚上关过机了,到了他这个年纪,上有老,下有小。他停顿一下,补了一句,他就是因为半夜没接到电话,母亲去世了。

饭桌瞬间安静下来。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兜里的手机,猛然惊觉,自己早已养成夜不关机的习惯。我的思绪被拉回到十多年前。

那时我刚从学校毕业,在广州市天河区做行政执法,白天晚上轮班倒。入职不久的我很不适应,作息全被打乱了,很长一段时间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那是七月的一个晚上,盛夏的广州异常闷热。我值完班回来,身心俱疲,想起第二天没有安排值班,终于可以好好睡上一觉。睡前,我把手机调成静音。醒来后,窗外的光线变成了暖暖的暗黄色,意识到自己睡过头了。我猛地坐起来,一把抓过床头的手机,屏幕上竟弹出醒目的红色未接来电,二十多个。

夜不关机

李龙飞

我拿起手机,解锁屏幕时,手指有些不稳。一看来电显示,我吓傻了。爸妈打了好多电话,中间还有两位好友的电话。从这些电话的密度变化可以感受得到爸妈心态的变化。他们从开始一两个小时一次电话,到半个小时一次,再到最后一遍接一遍地拨过来。

两位好友见我没接电话,还给我发了微信和短信,写着:“你爸妈找不到你,打到我这里来了,看到信息赶紧回个电话。”

长这么大,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我先是吃惊,继而有点后怕,担心家里有什么事。顾不上细想,我手忙脚乱往家里拨电话。刚响一声,就通了。电话里传来妈妈发抖的声音:“儿子,你怎么电话一直打不通?”我说我睡得太沉了,手机调成静音了。妈妈顿了顿,轻轻地说了一句:“没事就好。”爸爸接过电话,说我们都准备买票来广州了,还托朋友来找我。我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半晌说不出话来。

挂断电话后,我在床边坐了好一阵子。后来我才知道,那时广州的执法工作出现过一些不平静的事,我向爸妈提起过,没想到他们听在耳里,记在心里。从那以后,电话就打得特别频繁。涉世未深的我在陌生的大城市,联系不上了,爸妈会怎么想,会有多煎熬。从那时起,我再也不敢在睡觉前把手机调成静音,更别说关机了。

前几年,我回到了家乡平江工作,回到了父母身边,但“夜不关机”的习惯,保留了下来。

当父亲后,半夜偶尔接到妻子的电话,说儿子饿了。我赶紧掀开被子,披好外衣,走进客厅,打开恒温水壶,将水温设定好,舀好奶粉,一气呵成。忙完这一通,睡意全无。我拿起手机,把短信、微信消息和朋友圈刷一遍。确认没有遗漏什么,才放下手机,熄灭屏幕,踏踏实实地睡着了。

我本想向年长的朋友道句宽心的话,可瞥见他严肃的表情,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那位年轻的朋友,一边往嘴里扒拉饭菜,一边盯着手机。我在心里轻轻叹了一下:年纪轻轻就知道把随时找得到自己的通道,留给最需要的人。

夜深了,手机醒着,像一盏廊灯,等晚归的人,听夜起的声。

腰带松松地系在腰间,不与肩区的白纹相连,也不碰外横带,自顾自地明亮着。带蛱蝶属的“带”——它佩戴着。但我当时什么都来不及想“属征”。我只觉得那根白玉杵太白了,白得几乎不真实,白得像这峡谷自己从石缝里分泌出来的一小块钙质结晶,被阳光赋予了翅膀。

我的眼睛瞪得老大,嘴巴半张着,一个字都出不来——我被这只蝴蝶钉在了原地,一动不敢动,像中了什么古老的咒。

它伏在那儿大概有两分钟。我能看清它触角末端的棒状膨大,微微左右扫动着,感知气流。能看清翅缘那圈极细的黑白相间缘毛,像给整片翅膀滚了一道珍珠与黑曜石捻成的锁边。

突然,它动了。腹部一弓,六足蹬离石面,那对带着玉杵纹章的翅膀展开了,不是猛然振翅,而是先轻轻扇了两下,像在确认空气的温度和流向——然后平平稳稳地滑了出去,贴着水面向下游飞了几米,掠过一滩垂在水面上的狭叶蒲儿根,消失在崖壁的阴影里。

石头上只剩一小撮银白色的磷粉,沾在铁锈色的石皮上,风一吹,也散了。我蹲下去,用手指虚虚拂过它刚才踩过的位置。石头还留着余温。

“是玉杵带蛱蝶。”我说。声音有点哑,自己都没察觉。

那柄杵不捣药。它捣的,是这条峡谷从洪荒年代留存至今的一小撮光阴。

大美长沙

玉杵带蛱蝶

南山

的花岗岩平台伸到水中央,表面被磨得光光滑滑的,还带着水流旋涡刻出的细小沟槽。太阳从峡谷上方斜射进来,把这块石头晒得暖烘烘的。

这时候,它出现了。在这块灰色石头表面的中央,停着一只黑白相间的蝴蝶。说“停”不准确;它更像是在栖定——六足抓住粗糙的石面,前翅微微张开又合拢了一下,像一个人站稳之后抖了抖衣襟。

我的呼吸一下子轻了。它比我想象的要大一点——翅展大概五十五毫米上下,搁在手心里也就是两片叶子的大小,但在那块巴掌大的石头上,它占满了全部的视线。

翅正面是深沉的黑褐色,不是死黑,而是带着一种被太阳晒透之后的暖调暗色,像陈年檀木,像汾山老寺庙梁上积了几百年烟熏的木纹。而在这片暗色之上——白色的斑纹横贯而过。前翅中室里,一根棒状白纹清清楚楚;基部纤细如针尖,越往上越饱满,到了末端猛然膨大,活脱脱一柄白玉杵——就是旧时药铺里捣药用的那种杵,就是月宫里嫦娥用来捣不死药的那种杵,莹白、凝练、不染一丝杂质,安安稳稳地横卧在黑褐色的“夜空”正中。

它旁边,前翅顶角下方排着三个小小的白斑,像谁随手点的三滴牛奶;再往下,一条白色的中横列斑断开又续上,在这条中横列斑的起始处,有一个小小的白斑,孤零零地悬在那里,像是被主线甩掉的标点,又像一粒不小心溅上去的星光。

后翅的反面隐约可见。红褐底色上,白色横带宽宽的,像一根素缎

刚走进宁乡天龙峡,我就被震惊到了。

天龙峡的水是那种你可以直接低头喝的清。从上游渗下来的山泉水,经过层层花岗岩的过滤,清可见底,有如明镜。因为没有准备溯溪鞋,我们沿着杂乱的巨石河床往上走,很多地方不得不大步跨越,或者说不得不跳跃式前进。因为不是雨季,河床里的水并不深,刚没脚踝,但底部的鹅卵石长满了滑腻的绿藻,每一步都得踩实了才行。

两岸的植被浓得化不开。原始次生林的竹林和灌木丛,充满了神秘色彩,很多地方看不到天日,间或落进来的阳光稀稀拉拉照在小径上,地上仿佛挂着一串串金色的小铃铛。

“老隆,你快看——翠草草!”胡雅婷蹲在一块石头旁边,手指虚虚地指着一堆叶子发着银光的蕨类。她是一名资深的环保志愿者,也是我此行的导游。

我凑过去。果然,路边阴湿处,有一堆很独特的翠色在闪烁。它们仿佛是光阴遗落的一卷沉水绦罗,不攀不仰,只贴着湿润的泥土,将万千枚细小的羽叶绣成一片凝固的绿云。风过处,叶尖微颤,那层层叠叠的翠色便活了过来,似碧波轻涌,又似流云舒卷。阳光筛过树隙,为它们镀上一层温润的釉光,每一根叶脉里仿佛都流淌着远古的绿意。它不与繁花争艳,只在背阴处静默生长,用最谦卑的姿态,编织着大地的绒毯。

我伸出手去抚摸翠草草。指尖轻触,凉意沁润,那是草木与土壤私语的秘密,带着山野的清气,将尘嚣轻轻拂去。

我们继续沿着溪岸往上走,终于到了许愿池。清澈的溪水挂在石岩上,好像白色的幕布。水声在这里变得很大,说话得提高嗓门。一块巨大



贺文兵 供图

酸甜杨梅

刘佳富

“芒种垂红缀野冈,腌干浸酒入羹香;酸甘阅尽人间味,守得初心岁月长。”芒种过后,恰逢考试季,杨梅树便果实点点,烂漫可爱,缀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

小时候家后面天马山上就长了很多野生杨梅树,常常果子还没熟透,就被隔壁的大婶拿着蛇皮袋大把大把地摘回家。拿回来干什么用呢,除了少数被不怕酸的“馋嘴”尝鲜外,大部分洗净往晒簰上一倒,就着火辣辣的太阳晒“盐旱茶”。傍晚收工的时候,邻家大婶就会把带着太阳余温的杨梅收起来,加点碾碎的冰糖搅拌均匀,经过一夜的“发酵”,第二天又酸又甜的杨梅干就做成了。当然条件好的年份,还可以把晒干的杨梅、紫苏、木瓜混合用蜂蜜浸泡一下,这样做出的杨梅就可以招待贵客了。

《三国志》上曾记载一段著名的“望梅止渴”的故事,讲的是某一年夏天,曹操率领部队去讨伐张绣,骄阳似火,将士们已经口干舌燥了,有很多人无法坚持快要倒下。“快走啊,前面有片杨梅树!”曹操喊道。将士们一听,仿佛已经吃到杨梅一样,精神大振,步伐不由得加快了许多,为此逃过了一劫。有人不解,怎么还没吃到杨梅就能满口生津呢?其实只

要吃过杨梅的人都会产生一种条件反射,就会一想到杨梅的酸而流口水,这不过是人的一种正常生理反应罢了。

《本草纲目》里说杨梅“气味酸,温,平涩,无毒”,有“涩肠止泻、生津止渴、和胃安蛔”的作用。小时候贪玩,常常乱吃东西,一不小心就肚子痛拉稀。往往这个时候母亲就很着急,急匆匆拿来一把把杨梅,装在一个搪瓷缸里用开水泡,然后逼我

喝下那一大缸杨梅汤。说来奇怪,杨梅汤很有功效,睡了一晚出了一身汗,第二天肚子就舒服了,真是“药到病除”啊。

《三国志》上还说,梅子青青,煮酒正熟。近年来山城的餐馆、民宿一般都有自酿的杨梅酒。这杨梅酒可不像正规酒厂生产还要绞汁、发酵、加料、杀菌,只要将新鲜成熟的杨梅清洗干净,沥干水分后直接浸泡在自家酿的谷酒里面,有条件的还可以加一些冰糖。大概一个月后,酒的颜色变深,这时便可以开坛饮用了。现在去民宿抑或农庄,不时看见抱着一壶酒的主客,每人倒一缸杨梅酒,美名其曰“祛风湿”,很有大吃肉大碗喝酒的架势。说真的,杨梅酒入口很甜很柔和,不过后劲足,常常在不知不觉中多喝了几口,结果回家酒劲上



生活悟说

春潮涌动,万象更新,这是蓬勃发展的新时代。陈佑臻以笔为犁,深耕戏剧创作园地,用作品礼赞时代风貌,收获了累累硕果。他从三十余载的创作作品中精挑十三部作品,汇编成集《濯纓春潮》。在通读过程中,既体会到作者对每部剧本的精雕细琢,也能感悟作品对社会现实的真切观照。而那份始终滚烫的创作初心,将激励更多文艺创作者去捕捉时代脉动,书写岁月华章。

“剧本永远是戏剧的‘一剧之本’。”这句话,道出了他对创作最朴素也最深刻的理解。戏剧是一门综合艺术,编剧、导演、演员等众多从业者携手创作,而剧本始终是舞台与银幕的根基。

这份“字字心血”,体现在对不同体裁创作规律的精准把握上。全书收影院线电影、网络电影、广播剧和舞台剧等不同表演形式的剧本,它们有着鲜明的特质。院线电影《团山湖的春天》虚实交织、今昔对照,充分契合大银幕的叙事张力与情绪表达。网络电影《红梅引》则在保留院线电影内核的同时,以紧凑的情节、新颖的叙事方式,适配新媒体平台的传播特性。

《濯纓春潮》： 那份滚烫的创作初心

谢兰梅

这份“字字心血”,更体现在对细节近乎严苛的打磨上。作为本书编辑,我得以见证这些剧本从初稿到定稿的打磨过程。一句台词,要反复斟酌是否符合人物的身份、性格与当下的心境;一个场景,要考量是否服务于剧情推进,是否能后续的矛盾冲突埋下伏笔;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使用,都要考虑到演员的语气停顿与观众的情绪节奏。

文艺创作的沃土,永远在烟火人间,在一方乡土。通读整部剧本集不难发现,陈佑臻先生的创作始终立足脚下土地,将湘楚风物、乡土人情、时代变迁融入戏剧叙事,让作品既有泥土的醇厚,又有时代的朝气。

在传承乡土文脉上,作者深挖本土特色资源,让传统技艺与民俗风情在戏剧舞台重获新生。千年铜官窑底蕴深厚,《铜官谣》便以此为创作核心,生动描绘窑场烟火、师徒情义与故土情怀,娓娓讲述陶瓷文化的传承故事。《辣妹出嫁》聚焦乡村婚嫁、邻里日常,鲜活的生活细节、质朴的语言风格,勾勒出浓郁的乡土民风,让人如置身湘乡田野之间。

在记录时代风貌上,作品紧扣当下社会现实,聚焦普通百姓的生活与心声,与时代同频共振。面对人口老龄化这一社会现状,《硬核老爸》聚焦老年群体与现代家庭,围绕养老、代际沟通等现实问题展开叙事,用日常相处的点滴故事,诠释亲情陪伴的意义,直击大众内心。《踢出个未来》以少年逐梦为主线,讲述青春奋斗的故事,彰显当代青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妈妈,我来抱你》《美好时代》等广播剧,聚焦亲情团聚、城乡变迁与凡人梦想,以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折射社会发展的巨大变化。宏大的时代主题,化作触手可及的生活日常,亲切而动人。

《濯纓春潮》的出版,不只是对陈佑臻先生三十余载创作的梳理与致敬,更是为本土戏剧创作提供了一份鲜活的样本。当下戏剧行业业态多元,传统舞台、影视院线、网络视听、有声广播并行发展,不少创作者面临体裁适配、内容创新的难题。这部剧本集囊括多种题材与艺术形式,完整呈现出贴合市场、贴近受众的创作思路。对于戏剧从业者、文艺爱好者和青年创作者而言,它是一部实用性极强的参考范本,既能学习剧本架构、台词创作等专业技巧,也能领悟“从生活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创作理念,助力本土戏剧人才成长。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愿剧本集如一股清泉,能够在更多人的心中种下对戏剧的热爱,对生活的思考,对时代的关切。

文艺零谈

